

文本评论与文本阅读

何大海

(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第一中学 河北 承德 067399)

[摘要]文学评论的对象是文学作品,目的是通过对其思想内容、创作风格、艺术特点等方面议论、评价,提高阅读、鉴赏水平,评论时当然可以旁征博引,引用各种材料论证,但这旁征博引的各种材料,应是和文学作品有关的,而文学评论所用的材料基本上是来自所评文学作品本身。文学评论必须对作品有总的评价,并且要有一定论证过程。文学评论基本上要解决以下五个问题:1.这部作品说些什么?2.这部作品意味着什么?3.这部作品是如何表达的?4.这部作品表达得好不好?5.这部作品值得创作吗?阅读教学是一种群体活动,是一个多元对话的过程。课标强调阅读活动中的个体差异:“注重个性化的阅读,充分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积累,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获得独特的感受和体验。”从个性化阅读,走向更高的阅读境界,通过探讨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发展想象能力、思辨能力和批判能力。因而,引导学生接触、阅读有关文本的评论,与之对话,激发学生探究兴趣,才能真正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

[关键词]文本评论;文本阅读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05.2107

一、文学评论的阅读与理解,一直是高考命题的重点

无论是传统的高考命题,还是新课程背景下的高考命题改革尝试,文学评论的阅读与理解一直都受高考命题者的青睐。这不仅是因为高考命题者都是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他们更加注重学术研究,更因为文学评论这种文体其实更适合综合考查信息性阅读、鉴赏性阅读能力,尤其是结合深阅读来考查读者的思维品质。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绝大多数语文老师依然把文学评论当成一般的具有议论性的文章来教读,严重忽视该文体的基本特征、写作规律、阅读规律,如此一来不仅没有发挥出文学评论这种文本的社会功能、文学功能、政治功能,而且还人为地加大文学评论的阅读难度。

从传统背景下一般论述类文本到新课程背景下实用类非连续性文本的阅读,高考命题其实一直都在关注着一种思维含量更大文本阅读与理解,这就是文学评论这类文本的阅读,而且这种趋势还大有日益强化的态势。

2020年全国卷 I

9.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将文学作品同冰山类比,他说:“冰山在海面移动很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本小说正是只描写了这露出水面的八分之一。请据此简要说明本小说的情节安排及其效果。(6分)

2019年全国卷 I

8.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请谈谈本文是如何具体塑造这样的“中国的脊梁”的。

2020年全国卷 I 的第9题,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其实就是文学评论中常用的一种理论,它源于弗洛伊德心理学上的冰山理论。1932年,海明威在他的纪实性作品《午后之死》中,提出著名的“冰山原则”。他以“冰山”为喻,认为作者只应描写“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水下的部分应该通过文本的提示让读者去想像补充。他在书中说道:如果一位散文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中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得真实,会强烈的感觉到作者省略的地方,就好像作者已经写出来了。这其实是关于文学创作方法的总结与推广,读者只有阅读并切实感悟了大量这类作品后才能悟得其中的妙处。命题者显然意在调动读者的阅读经验、文学素养、语文素养来理解小说情节安排的特点及其妙处。2019年全国 I 卷第8题,《理水》是《故事新编》的小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是《且介亭杂文》集中《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一句话,《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作为杂文,其实不过是写法灵活,作者的神思自由,谈及的内容当属于思想评论内容,鲁迅在文中运用分

类思维、整合思维列举了很多民族脊梁,也抨击了很多民族败类。命题显然是有意引领考生借助作者自己的评论,或者他人的评论来加深对民族脊梁的理解与认识,尤其是他们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精神导向作用。

以上是我们从题目设问与设问指向明显看出来的结合文学评论这种文体来考查阅读。就命题材料来讲,无论是一般论述类文本阅读,还是实用类文本阅读,以至于用来测试考生语言建构与运用的短文情境材料,直接选用文学评论或者文艺评论或者关于文学作品之思想评论的内容,几乎一直是常态的。由此可见,重视文学评论这种文体的阅读、写作,结合文学评论将文学作品的阅读与鉴赏落实到深处,从而实现深阅读,这应该是我们培养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不二选择。

二、借助于文学评论拓展提升,强化读者的鉴赏能力与理论水平

以教学李商隐的《锦瑟》为例,在学生阅读文本并与之对话的基础之上,教者可引导学生阅读有关评论并与之对话,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阅读、鉴赏能力。如在教学中引出《唐诗汇评》中的一些观点:《中山诗话》认为是“爱情诗”,锦瑟“或谓是令狐家青衣名也”;《绉素杂记》认为是“咏物诗”,“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和”;《义门读书记》认为是“悼亡诗”,“旨趣晓然,何事纷纷附会乎”;《隋唐史》认为是“政治诗”,“余颇疑此诗是伤唐室之残破,与恋爱无关”;《唐诗笺注》则认为是“感怀诗”,“此义山年登五十,追溯平生而作也”。多种评论可引发学生进一步探究的兴趣,只有这样,我们的阅读教学多重对话才会有“源头活水”,才会走向更高的境界。

再如在解读卡夫卡《变形记》主题时,可提供加拿大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中:“我的女儿蕾雀儿在13岁时就读《变形记》,认为它是一则幽默故事;卡夫卡的朋友雅努赫将此部小说读成一篇宗教和伦理寓言;布莱希特将它读成‘惟一正牌的布尔什维克作家’之作;匈牙利评论家卢卡奇将它封为颓废布尔乔亚代表作;博尔赫斯将它诠释为对芝诺的吊诡的重新铺述;法国评论家马尔泰·罗贝尔说它是最清晰纯净的德文著作之一;纳博科夫则将(部分地)读成一则青春期忧惧的寓意故事。”通过与此评论对话,允许学生有多元解读,并可在此基础上介绍国内外对卡夫卡作品主题的几类看法,从而更深入理解文本中表现出来的西方现代主义表现派文学的特点:通过变形、夸张、荒诞等来直接表现人的内心世界。

参考文献

[1] 杨帆.文学类文本阅读设题的问题和对策[J].课程教学研究.2017(05)